

超级畅销书
《偷书贼》作者
自传青春三部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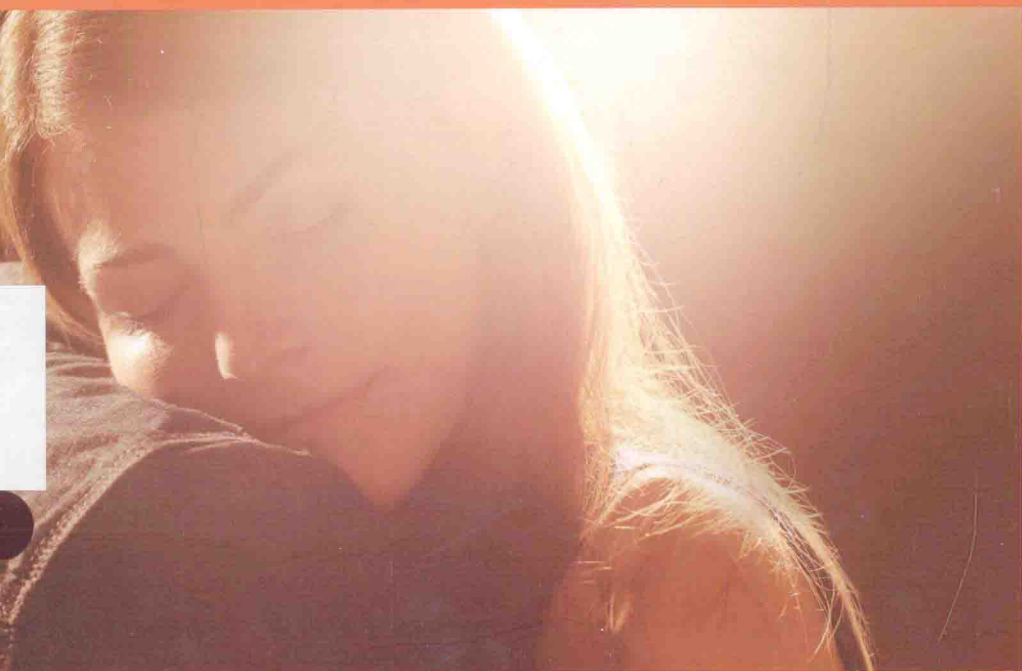
美国图书馆协会青少年最佳图书
澳洲童书委员会年度最佳图书

少年最初的渴望与疼痛

典藏纪念版

When dogs cry 我和薇儿

〔澳〕马克斯·苏萨克/著
朱润萍 郭志艳/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When dogs cry

我和薇儿

〔澳〕马克斯·苏萨克 著

朱润萍 郭志艳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和薇儿 / (澳) 苏萨克著; 朱润萍, 郭志艳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4
(马克斯·苏萨克小说作品)

ISBN 978-7-5502-2860-3

I. ①我… II. ①苏… ②朱… ③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 ① 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2043 号

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01-2014-2561

WHEN DOGS CRY by MARKUS ZUSAK

Copyright: ©2001 by MARKUS ZUSAK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K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4 SHANGHAI INTERZONE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我和薇儿

策 划: 英特颂·阎小青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特约编辑: 刘 婧

美术编辑: 林若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45 千字 88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 6.875 印张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860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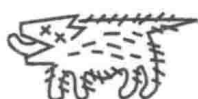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64243832

献给司各特
以及我的爸爸妈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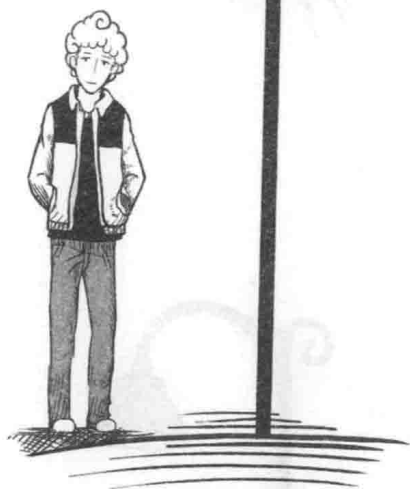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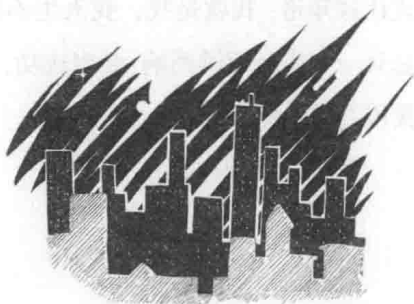
- 1 孤独寂寞的我 / 001
- 2 迥然不同的兄弟 / 018
- 3 静静的回忆 / 030
- 4 妈妈的预言 / 041
- 5 历练与成长 / 050
- 6 未完结的终点 / 061
- 7 和盘托出的秘密 / 069
- 8 姗姗来迟的爱情 / 078
- 9 我的第一次约会 / 088

- 10 情难两全 / 100
-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/ 111
- 12 无情的真相 / 123
- 13 破碎的手足情 / 135
- 14 渐行渐远的微儿 / 148
- 15 灰色的希望 / 157
- 16 后知后觉的爱 / 169
- 17 战斗前的一刻 / 181
- 18 沃尔夫家族的血 / 189
- 19 一切在复苏 / 202



孤独寂寞的我

有时候，我自以为已长大成人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成长有它自己的方式，你无能为力。



把啤酒冻成冰块，这种吃法也只有鲁本的女朋友才能想出来，我是决然想不出这种主意的。

那我们就从啤酒冰块开始讲起吧。

没想到，这件事导致的后果却是由我这个倒霉蛋儿来承担的。

有时候，我自以为已长大成人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成长有它自己的方式，你无能为力。

说实话，我怀疑到底有没有那么一秒钟，卡梅隆·沃尔夫（即鄙人）能振奋起来。我曾有幸在短暂的瞬间见过另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自己。那一瞬间的我不再是个失败者。

然而，事实却很是不尽如人意。

真相把我内心的那点儿渴望撕成血淋淋的碎片，以残忍的方式让我知道：我就是我，我天生不是幸运女神的宠儿。我的脑海里总有一个声音铿锵回响：要想成功，必须奋斗。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得寻求片刻的安宁。

所以，我偶尔自摸。

好吧。

好吧。

我承认，我经常自摸。

有人曾对我说，考虑到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，自摸

这种事不该过早地坦白。那好，我倒要问问：到底为什么不承认？为什么不说实话？否则这他妈的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！不是吗？

有意义吗？

正因如此，我渴望有朝一日真的能有个女孩触摸我。我希望她眼中的我不是那个邋里邋遢、糊里糊涂，只会皱眉傻笑和想尽办法要取悦于她的窝囊废。

她的手指。

在我的脑海里，她的手指柔若无骨，从我的下巴一路滑到胸前。她的指甲轻轻触及，让我腿上的皮肤一阵阵战栗酥麻。我总想象着这样的场景，但我不觉得这只是纯粹的性生理需求。我能这么说，是因为在我的白日梦里，那女孩的手总是最终停在我的胸口，抚摸我的内心——每次都是。我告诉自己：心灵深处才是我最渴望她触摸的地方。

当然，要有灵肉交融。

赤身裸体。

无处不在的男欢女爱，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然而当一切结束时，我最想要的是女性温柔的呢喃在我耳边响起，一个真正的女人蜷缩在我的臂弯。当然，对我而言，这一切只是虚幻罢了，贪婪的幻象在我的脑海里雀跃欢腾，仿佛自己就要快乐地溺死在这女孩身体里了。

天啊，我可真想要啊。

我想带着对这个女人的炽热的爱意和垂涎进入她的身体，让她剧烈的心跳把我碾碎。那正是我想要的，我渴望成为那样的自己。

目前。

我做不到。

我所拥有的，仅是那么冷不丁的小小的胜利以及零星的希望和幻象。

好了，回到啤酒冰块上来吧。

我就知道我跑题了。

尽管寒风凛冽，那依然算是一个温暖的冬日。太阳懒懒地挂在天上，阳光中有些隐隐的悸动。

我们坐在后院听周日下午的足球广播。坦白地说，我一直在从头到脚打量我哥哥的新女朋友，打量她的大腿、臀部，她的脸蛋、丰胸。

我的这个哥哥叫鲁本（鲁本·沃尔夫）。就在我说的这个冬天，他几乎每隔几个星期就换一个女朋友。有时他带她们到卧室里去，我还偶尔能听见她们的喊叫、呻吟或呢喃声。我记得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鲁本的这个新女友。她的名字可真好听——薇儿。她是个街头音乐家。跟鲁本之前带回家的洗碗工相比，她人也更好。

我们第一次见她是在深秋的某个周六的下午。她当时正在港口演奏口琴，来往的路人向摊在她面前的夹克里扔钱，里面已经有不少了。我们盯着她看个不停，是因为她的口琴吹得真他妈的棒！有时会有路人驻足聆听并在她结束一曲时报以掌声。

就连我和鲁本也会扔钱给她：有的时候是在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家伙扔给她钱之后；有的时候是在一队日本游客扔给她钱之前。

鲁本看着她。

她回望着鲁本。

钓马子这就足够了，因为他是鲁本。我哥哥从来不用具体说

什么，做什么。他只要杵在那儿，或是挠挠哪儿，又或者绊倒在排水沟里，就足以让姑娘们喜欢他了！就是这样。薇儿也中招儿了。

“你住哪儿？”鲁本问她。

我记得她抬起大海般墨绿的双眸，说：“我在南边的哈斯威尔。”我敢说他已经俘虏她的芳心了。“你呢？”

鲁本转过身来指着：“你知道中央车站那边破旧的街道吗？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对了，我们就住在那边。”只有鲁本才能让那些破街烂巷听起来像世上最美好的地方一样。这一番对话结束后，鲁本和薇儿就开始恋爱了。

她最美的一点是她确实确实注意到了我的存在。她从不觉得我是卡在她和鲁本之间的障碍。她常和我打招呼：“你最近好吗？卡梅隆？”

然而，事实是，鲁本从来没有爱过其中任何一个。

他从不在乎他的女友们。

他换女友的理由就是：她是下一个。既然下一位比前任要好，为什么不换呢？

不用说，涉及到对待女人的态度时，我和鲁本没多少共同点。

现在也是如此。

我一直很喜欢薇儿。

我喜欢那天我们三个打开冰箱时，看见一份三天前的剩汤、一根胡萝卜、一团绿色的未知物体和一罐维 B 啤酒的情形。我们蹲下来，盯着那玩意儿。

“好极了。”

鲁本讽刺地说。

“那是什么呀？”薇儿问。

“什么是什么？”

“那团绿色的东西？”

“完全不知道。”

“鳄梨？”

“没那么大。”

“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薇儿又问了一遍。

“管它呢。”鲁本插嘴说。他的目光落在啤酒上。他眼里唯一的绿色是啤酒罐上的标签。

“啤酒可是老爸的。”我告诉他时目不斜视地盯着冰箱。我们三个一动不动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他跟老妈、莎拉去看史蒂夫的足球赛，等回来就会想喝啤酒了。”

“不错。但他也可能在回来的路上再买点呢。”

薇儿起身走开，胸部无意中擦过我的肩膀。那感觉让我战栗——实在太妙了！

鲁本上前一把抓起啤酒：“这值得一试，”他说，“反正老头子这几天心情不错。”

他说得对。

去年这个时候老爸因为没有活儿干而相当沮丧。今年他倒是接了很多活儿，有时候周末还让我和鲁本给他帮忙。我爸爸是个水管工。

我们在餐桌旁坐下。

鲁本。

薇儿。

我。

冒着冷气的啤酒静静地站在桌子正中，浑身挂满小水珠。

“怎么办？”

鲁本问。

“什么怎么办？”

“当然是拿这罐啤酒怎么办！你丫蠢蛋啊？”

“你能不能淡定点儿！”

我们挖苦地笑着。

甚至连薇儿也笑了，因为她已经习惯我们兄弟之间的对话方式了——或者说至少已经习惯了鲁本对我的态度。

“三三开？”鲁本接着问，“要么轮流喝？”

这时薇儿提出了她伟大的建议：“做成冰块怎么样？”

“你该不是在说什么变态的冷笑话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“啤酒冰块？”鲁本耸着肩考虑了片刻。

“那行吧。我估计反正它现在也不冰了，唉。咱们有什么塑料冰盒子吗？你知道的，那种带牙签的？”

薇儿已经在碗柜里找到她要的东西了。“天助我也。”她咧着嘴笑着（她有着可爱的嘴唇和整齐、雪白、性感的牙齿）。

“太好了。”

现在这事认真了。

鲁本打开啤酒，正准备倒进冰盒子里。

我打断了他。

“是不是应该把冰盒洗洗？”

“洗它干啥？”

“我估摸那玩意儿在碗柜里放了一百年了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估计上面脏兮兮的，要么就已经发霉了，再说……”

“你他妈到底还让不让我倒啤酒了！”

气氛瞬间有些紧张，我们都笑了。鲁本终于煞费苦心地把三等份啤酒倒进了冰盒，最后他把牙签垂直固定在每个冰格里。

“谢天谢地，终于弄好了。”他端着冰盒小心地走向冰箱。

“放进冷冻室。”我告诉他。

他停下来，笨拙地慢慢转过身，冲着我喊：“你不会真的觉得我悲剧到从冷藏室拿出啤酒，倒出来，再傻帽地放回冷藏室吧！”

“谁知道呢。”

他转过去接着挪向冰箱。“薇儿，帮我开冰箱门好吗？”

她照做了。

“亲爱的，谢谢你。”

“别客气。”

接下来就是等待啤酒结冰了。

我们在厨房里静坐了一会儿，直到薇儿重新开口。她是冲鲁本说的。

“你想不想干点儿啥？”她问道。要是别的女孩这么说，那就暗示我该消失了。但她是薇儿，所以我不太确定。但我还是准备

被清场了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鲁本问。

“不确定。”

我离开厨房走向前门廊，为以防万一还带上了我的夹克。临出门时我提了一句：“要么去跑狗场遛遛，要么就在附近游荡。”

“那敢情好。”

“待会儿见，卡梅隆。”

我看了鲁本最后一眼，顺便瞥了眼薇儿。我能从那双眼里看到火辣辣的欲望。薇儿想要鲁本，鲁本只是想要女人。就这么简单，真的。

“待会儿见。”我说着走了出去。

纱门在身后重重合上了。

我的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

胳膊依次套进夹克。

温暖的袖子。

皱皱巴巴的衣领

双手插进口袋。

搞定。

迈步离开。

万物努力生长，直入天际；城市缩成一团，逐渐消失。我知道我要去哪儿。不用思考，我就是知道。我要去一个女孩家，我去年在赛狗场上认识了那个姑娘。

她曾恋爱过。

她曾喜欢的人，不是我。

是鲁本。

我偷听到一次她跟鲁本的谈话，还管我叫废物；那次她被鲁本的话狠狠伤到，不再找鲁本了。

之后我隔着马路在她窗外站了很久。我傻站着，凝视着她的窗口，暗暗期待着，说不清希望发生什么。但她把窗帘拉上了。我又等了一会儿，讪讪离开了。她叫斯蒂芬妮。

那晚，那个被我称为“啤酒冰之夜”的晚上，我在斯蒂芬妮家的窗外驻足凝视的时间比往常还要久一些。我站在那儿想象着带她回家，为她打开房门。我忘情地描绘着，直到残酷的真相从内到外渗透全身，将我浇醒。

我孤零零地站着。

魂不守舍。

只剩空洞的血肉之躯。

“唉，算了吧。”

这真是个漫长的路程，因为她住在格里贝，而我住在市中央的铁轨附近一个有着破旧水渠的小巷子里。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条小巷，某种程度上我还很为我的出生地自豪。那些矮小的房舍，崎岖的小路，那是沃尔夫家族栖身的地方。

我踱回家时，时间已经一分一秒地流逝了许多。当看见老爸的箱式货车停在路边时我甚至还笑了笑。

最近大家都过得不错。

史蒂夫——我另一个哥哥。

莎拉——我姐姐。

沃尔夫太太——达观的沃尔夫太太，是我老妈，她在医院做

清洁工人。

鲁本。

老爸。

我。

不知为什么，那晚我散步回家后觉得内心十分平静。我为我的家人感到快乐，因为看似每个人的生活都走上了正轨。每个人。

一列火车呼啸而过，我好像听到了整座城市鲜活的呼吸之声。

它们喧嚣着向我扑来，又瞬间消逝了。

一切仿佛总是呼啸而去，一切。

它们出现在你眼前，华丽上演，转身离开。

那天的那列火车就像一个老友，当它离开时，我觉得我内心的什么东西被带走了。我孤独地徘徊在街头，然而心中依然平静。短暂的快乐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心底缓缓涌出的、把我一片一片撕裂的悲伤。城市璀璨的灯光透过空气极尽魅惑地展开怀抱，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真正地向它敞开心扉。

我定了定神，走向前门廊。我听见他们在谈论啤酒冰块和丢失的啤酒。我还指望着能吃到我的那份冰呢（虽然我平时连一瓶啤酒都喝不完）——我只是因为不渴就不想再喝了，鲁本却说：“我也是，兄弟，但我还是要把它们喝光。”总而言之，啤酒冰块的主意还挺有趣的，所以我决定进屋去试试看能不能把我那份弄回来。

“我本来准备一进门就喝那瓶啤酒的。”

我进门前听见老爸大声吼道。他的声音充满威胁的气息。“把我的啤酒做成冰块是哪个天才的主意啊？我最后一瓶啤酒！到底是谁？”